

詩

說

考

略

詩說攷畧卷六

海門成 俱左泉著

鄘

柏舟

呂東萊
讀詩記

史記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

伯其伯入釐侯葬

漢書
道也

自殺案武公在位五十五年

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於國計其初卽
位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

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髡者子
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歛則脫之史記謂蓋侯已葬
其伯自殺則是時其伯已脫髡矣詩安得謂之髡彼
兩鬢乎是其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
之惡也

許自雲詩集
傳名物鈔

其姜之時先王之遺澤尚在關雎之化
猶有存者故姜之守義雖或天性貞潔然教化之道
不可離也當時衞之風俗固因以厚矣而先儒說詩

者以衛之淫風大行僅得共姜故聖人錄之以爲鄆
首蓋攷之未詳爾衛自康叔傳九世至釐侯史皆無
事可載釐侯立於厲王二十五年子武公立於宣王
十六年皆東遷之前在釐侯時有其姜暨武公修康
叔之政百姓和集其終也諡曰睿聖武公觀於淇與
抑詩可見則當時衛俗安有不善者乎自其子莊公
不禮於莊姜馴至州吁之亂而宣公立宜淫於上下
而淫風始流行不可禁矣詩如因一事而發聖人嗾

言言不身 卷之 二 个 二 月 日 第 九
欲取之以示勸戒固不必論時之先後爲次第也

按史記以武公爲弒兄司馬貞已據詩序正之

呂氏援喪大記脫髦証兩髦說尤詳備

喪大記小戴主

人服髦注髦幼時剪髮爲之年雖成人猶垂於兩邊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至詩之

次第本不關時之先後許氏據史傳以辨諸家

淫風大行僅得其姜之誤當矣然前乎此者爲

新臺後乎此者爲墻茨人道盡天理滅柏舟之

詩論時世不應在此而聖人置之於此用以挽

風俗之衰扶綱常之重或亦編定之微意乎

墻茨

陸氏經
集釋文

韓嬰曰中葺中夜謂淫僻之言也

顧野王
玉篇

葺夜也詩曰中葺之言中夜之言也木亦作

葺

按呂東萊詩記前漢梁王襄傳聽聞中葺之言

注應劭曰中葺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葺

謂舍之交積材木也蓋閭內隱奧之處中葺之

言若曰闈門之言也李黃集解中韋之言宮中
所韋淫亂之言也一云殿中通謂之中韋范逸
齋補傳木交積曰韋又十種曰韋亦積數之多
也謂宮中積有多言也三說不同詩記較爲有
據然治韓魯詩者皆解中韋爲中夜漢書注晉
灼曰魯詩以爲夜也自是古義惠定宇云廣雅
曰韋夜也太元元攤曰晝以好之夜以醜之故
下云言之醜也是又不獨見於玉篇矣

蠟蝶

朱氏善詩解頤

婚姻之際男女之大欲存焉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知正命者也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不知正命者也莊姜之正靜自守共姜之節義自持可謂知正命也已宣姜一失身而爲新臺之有泚再失身而爲中冓之不可讀可謂不知正命也已所貴乎知命者謂能全其天理之正以節夫人欲之流也人人能節夫人欲之流則淫亂之風息矣

按後漢書注引韓詩說刺奔女也朱子集傳從之毛序以爲止奔且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則非徒刺之矣逸齋所謂國人有厭亂者是也蓋下所趨向繫於一人術因淫邪以致禍敗其亂已極文公一轉移之民之知義乃如此末章直推到知命稟乎君子之言讀朱氏解頤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相鼠

韓詩外傳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其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其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漢書

王尊爲東平相是時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及尊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

按左傳叔孫豹與齊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與

王尊說相鼠事同蓋此詩以刺無禮禮所以立
命韓詩外傳推衍之故有三死非命之說又接
小序云衛文公既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
之化無禮儀也是直以此詩爲文公作矣白虎
通乃以此爲妻諫夫之詩殆三家說歟

載馳

許自雲集
傳名物鈔

案閔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宋桓公

立戴公以廬於漕許穆夫人賦載馳是年戴公卒而

文公立然則戴公之立與卒在一月之間耳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是采蠃與麥之芄芄非其時特託意以言之如卷耳草蟲之類不必以爲實然也

按此說與前所輯草蟲說可以互相發明援左傳作証尤確以此知詩之託意於物多有不可泥者矣

衛

淇輿

程子曰淇奧之地潤澤膏沃而生綠竹竹生物之美者興德美內充而文章威儀外著也

按毛傳綠王芻竹篇竹陸氏釋文二草名綠與終朝采綠之綠同非言其色也其說本於爾雅鄭箋孔疏皆同此說朱子集傳則以綠爲色單指竹言從程傳也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爲樵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任彥升述異記衛有淇園出竹

在淇水之上詩曰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是也則
淇水之有竹也明矣故程子以綠竹爲竹後儒
多從之若鄭箋之意謂綠竹所以美盛由得淇
水潤澤之武公所以德盛由得康叔之餘烈以
淇水比康叔詩中似無此意

李黃
集解

黃實夫曰善戲謔今以見武公之盛德雖戲謔
之間亦有妙理存焉而人不以爲虛也孔子以割雞
焉用牛刀之語戲子游聖人之所謂戲者亦如詩人

之形容武公者歟大抵人情之惡是人也雖正其言
辭而人有所不情人情之善是人也則雖戲且諄而
人亦以爲善衛人愛武公之深而形容之不能盡曰
善戲諄兮以見其樂之之至而亦無惡於戲諄也

按鄒箋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
戲諄蓋有所拘者必有所縱時戲諄則不拘而
亦不至於縱此張弛所以得中也自是武公德
盛處黃氏引孔子之戲爲証甚善其曰樂之至

而亦無惡於戲謔則是衛人阿其所好矣故錄之而論其得失如是

考槃

毛傳考成也槃樂也

按鄭氏曰木偃蓋曰槃黃氏一正曰槃者架木爲屋盤結之義朱子集傳通其義謂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又引陳氏說謂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爲樂也范

逸齋黃實夫皆從此說故朱子兼採之王肅注
云窮處山淵之間而能成其樂則從毛氏說也
道軸二字解亦紛紛余謂只從首章寬字義訓
爲是

歐陽氏
詩本義

論曰考槃本述賢者退而窮處鄭解永矢弗

諉以爲誓不忘君之惡永矢弗過誓不復入君之朝
永矢弗告誓不告君以善道如鄭之說進則喜樂退
則怨懟乃不知命之狠人爾安得爲賢者也孔孟常

不遇矣所居之國其君召之以禮無不往也顏子常窮處矣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也使詩人之意果如鄭說孔子錄詩必不取也

按歐陽公駁鄭箋極是其解之之意則曰永矢弗諼自誓不忘此樂也永矢弗過自誓不復他往也永矢弗告自誓不以此樂語人也此最得詩人之旨淮南子曰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故錄考槃如鄭氏說豈得謂真

隱乎程伊川楊龜山又反其說以爲永矢弗諼
自陳不能忘其君永矢弗過自陳其不得過才
之朝永矢弗告自陳不得告君以善訓矢爲陳
如舉陶矢厥謨之矢義亦正大然訓陳字則不
可加以永字且與上文樂樂寬大之義不類蓋
此詩言賢者山林之樂以見時之不可爲而賢
者無意於仕正易所謂遯世無悶者也朱子集
傳亦取歐陽公之說其義精矣

芄蘭

李黃
集解

黃實夫曰桓十二年左傳曰惠公之卽位也少

杜預云蓋是時公年十五六惠公以幼童卽位而以
才能驕其臣雖衣成人之服而無成人之德此大夫
所以知其不足與有爲而刺其無禮歟成王以孺子
而知周公之德昭帝以幼歲而知霍光之忠此其所
以爲賢君也若惠公者尙足以語於是哉

范逸齋
補傳

惠公朔見逐與鄭昭公忽無異春秋書衛曰

衛侯朔鄒曰忽豈以惠公年幼故恕之昭公無謀故
鄙之歟

按小序以爲刺惠公亦如魯昭公猶有童心之
例耳朱子以爲不知所謂因他無明文也又按
垂帶悸兮毛傳謂悸悸然有節度朱子謂帶下
垂之貌則不如逸齋心悸不能自定之解爲直
截蓋不知禮無以立更始旣至長安宮升前殿
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忤刮席不敢視此亦

所謂悻者矣

河廣

呂東萊
讀詩記

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

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
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
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父之意也
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放過焉不幸處母子
之變者可以觀矣

朱氏善詩解頤

母出固與廟絕而母之與子則初無絕道也

爲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中不以恩掩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於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於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庶乎恩義兩全而無恨矣然則母可以反國乎曰母之轍雖不可以私反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固可以無愧而

母之心亦可以自慰矣

按宋襄戢泓事假爲仁義自遺之禽雖春秋所
不許想其爲太子時處骨肉之際必非殘忍性
成者說苑所載應亦不誣使果如朱氏解頤所
言則誠不愧爲孝子矣

孔氏
正義此假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擱宋渡河也此文
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

嚴氏
詩緝箋謂宋襄卽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

以爲衛文公時非也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爲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

按毛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則襄之立與未立本不可知孔疏從鄭箋以爲已立宐以渡河爲假託嚴氏詩緝以爲未立宐以渡河爲實事各從其說可也朱子集傳旣云衛在河

北宋在河南則是襄公爲太子之時又云襄公
卽位夫人思之則是衛遷於河南之後其說未
免自相矛盾矣

伯兮

鄭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
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按孔氏正義鄭在衛之西南衛從王伐鄭則兵
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爲王前驅卽云自

伯之東明從王爲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
謂鄭在衛東鄒氏泉謂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
往故云之東觀此則鄭箋以爲宜公時詩信矣
木瓜

賈氏說
新書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
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之弗敢爲報願長以爲好
按毛序云木瓜美齊桓公也衛人思之欲厚報
之而作是詩漢唐以來諸儒無異說獨賈長沙

以爲下報上王伯厚詩考會引晁氏詩序論所述賈氏語以備一義朱子韻尊孟辨曰詩錄木瓜春秋序續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豈以齊桓爲盡可法是朱子因從序說也而於詩集傳又疑爲男女贈答之辭余謂此詩從序說証之內外傳無不脗合內傳戴公出處於漕齊公子無虧救之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城楚邱以封之是救而封之也內傳齊侯歸公乘馬祭服歸夫

人魚軒重錦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
城楚邱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
三百是遺之車馬器服也如是而不思厚報之
者非人情矣序說殆不可易倘以爲男女之辭
則此詩全不見淫褻之意何所據而云然乎必
謂序不可信如賈誼說尙得詩人忠厚之情此
輔氏廣所以闕停其間定爲尋常問遺之詩而
亦不敢出狗師說也

王

鄭氏詩譜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經營成周今洛陽是也

孔氏正義

周以鎬京爲西都故謂王城爲東都王城卽洛

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案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

言言不... 卷六
三 个 二 月 日 癸
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
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

括地志 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邾鄆周公新築在河南縣

北九里苑內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

至敬王乃遷都成周 故城在洛陽東北二
十六里亦周公所築 赧王又居

王城

呂氏詩記 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

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

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

所謂東周者洛陽也

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莊公

李黃集解李迂仲曰成周東周也宗周豐鎬也周自文武

以來居於豐鎬至成王之時營東都如書曰我乃卜

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此則春秋所謂王城也後之

河南郡是也我又卜灑水東亦惟洛食此則春秋所

謂成周也後之洛陽是也王城則遷九鼎焉成周則

居頑民焉自豐鎬而言之則宗周爲西周而王城爲

東周周既東遷則成周爲東周而王城爲西周平王
以來皆居於王城及至敬王遭子朝之難王城多子
朝之黨敬王不能居於是遷于成周昭公三十二年
天王入于成周是也此宗周成周之辨也

按宗周亦有二正月之詩曰赫赫宗周書多方
至于宗周周官歸于宗周皆謂鎬京也東遷後
定都於洛又謂洛邑爲宗周祭統衛孔悝之鼎
銘曰卽宮于宗周是也蓋宗周無定名隨所都

而名猶之河南洛陽皆可謂之成周也以其爲天下所宗謂之宗周以周道成於此謂之成周

黍離

王氏困學紀聞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

思之詩黍離是也魯詩出于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以爲衛詩也

太平御覽引韓詩說黍離伯封作也離離黍貌詩人求亡不得

言言二ノ一
卷ノ
二十ノ一
憂思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盛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其憂之甚

范逸齋補傳

憂思亂於中則瞻視眩于外閔周室者黍稷

莫分念父母者莪蒿莫辨此黍離蓼莪所爲作也

按逸齋從毛序以爲閔周而解首二句從韓詩

說義亦可通陳思王植合禽惡鳥論云昔尹吉

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

不得作黍離此正韓詩說也而子貢傳申公說

以伯封爲周之大夫則竊其說而誤者耳

朱氏善
詩解頤

宮室所以奉至尊宗廟所以妥先王而今乃

鞠爲禾黍徘徊顧瞻安得而不憂追思所以致此者
又安得而不怨雖然憂之怨之誠是也憂之怨之而
付之無可奈何則非也周之王業公劉開拓於豳太
王創造於岐文王光大於豐武王成就於鎬皆在西
都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
王之人民也爲子孫者正當以死守之而不去今乃

無故舉八百里之舊都棄之而卽安於東平王亦
謂不君矣行役之大夫苟無所見則已既已見之
且憂之且追怨之豈容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耶謂
請於平王泣血嘗膽號令諸侯整師緝旅克復舊
諸侯見王之有志孰不奔走而服從當是時晉之
和鄭之掘突既皆王室舊勳齊藉太公之故基魯
周公之餘烈衛憑康叔之威靈亦皆足以左右王
苟有宣王中興之志則侯國之甲兵卽吾之甲兵

國之賄賦卽吾之財賦也而王自棄之爲之臣者又
寂無一人以爲言則其偷安忍恥頽墮委靡豈特王
之罪亦羣臣之罪周轍之不西有由矣夫

君子陽陽

毛 國君有房中之樂

孔氏 路寢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

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於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

王氏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絃歌周南召南之

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
神來燕饗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
謂房中爲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
皆周房中之遺聲

按房爲左右房敖爲燕舞之位執簧由房以聲
言執翫由敖以容言皆伶人之職也賢者而相
招爲此時事不可爲矣周之衰也老子爲柱下
史漢之衰也梅福爲市門卒正此詩與簡兮之

義皆所謂辭尊居卑者也春官磬師教緘樂燕
樂之鐘磬注燕樂謂房中之樂然則陽陽之君
子其磬師之流亞與

揚之水

蘇頌濟
詩說

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揚

之雖東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
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盛也諸侯聽役於王室無敢
違命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矣其日不與我戍申者

怨諸侯不戍之辭也曷月子還歸者久戍而不得代
之辭也

按鄭箋云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
之言也孔疏云政教頗僻彼子在家不與我戍
甲是怨不均平也朱傳從之謂彼其之子戍人
指室家而言然室家豈有同戍之理歐陽程蘇
以及呂氏詩記嚴氏詩緝皆以爲國人怨諸侯
不戍申言周人不當遠戍也此說得之而蘇氏

說尤爲詳盡至朱子此詩後總論有云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又與蘇氏之說如出一轍矣

孔氏正義 尙書呂刑禮記作甫刑孔安國曰呂侯後爲甫

侯周語曰胙四岳國賜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
又曰中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詩
人重章變文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成甫許也六國
時秦趙皆嬴姓而史記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按孔疏謂重章變文借甫許以言申說亦有據
似不若朱傳以申故而并戎之之說於義較協
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
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並隸河南皇輿表

潁昌府許昌縣今開封府許州亦隸河南是甫
許與中相連屬也兵戍之道或據其上游或守
其要害或因其藩蔽戍守本爲中而兼戍甫許
職是故歎詩人歌之則以事勢重輕爲先後之
序耳

兔爰

孔氏正義

作兔爰詩者閔周也桓王失信於諸侯諸侯背
叛之王與諸侯交構怨惡連結殃禍乃興師出伐諸

侯諸侯禦之與之交戰於是王師傷敗國危役不
息使君子之人皆不樂其生焉故作此詩以閔傷之
也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
虢鄭伯怨王故周鄭交質及周人將畀虢公政鄭蔡
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是桓王
失信之事也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
是諸侯皆叛也又曰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
繻葛祝聃射王中肩是王師傷敗之事也

於事情未通晦菴傳以爲淫奔者託以行然亦意之
之詞至詩傳折衷載晦菴新說仍以采葛比聽讒愚
案晉風采芣之詩亦以比聽讒則此說近人情而不
反古矣

按毛傳謂采葛者自惧讒鄭箋謂喻臣以事出
使則鄭已覺毛之非矣歐陽公本義云采葛采
蕭采艾皆積少以成多如王之聽讒亦積微而
成惑此比聽讒之說也采芣防有鵲巢巷伯青

蠅意皆如此至一日不見之語則李范之說尤
爲有據

大車

呂氏詩記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文武成康之後歟蓋惟
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
東遷之時而已

按序云陳古孔氏謂周公以來賢大夫李迂仲
謂深得夫子無訟之意范逸齋謂與行露美召

伯之意畧同稱之皆過其實故朱子不取陳古之說然如呂氏所云固無妨於從序也劉向列女傳曰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妾無須臾忘君也終不以身更醮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乃自殺王氏詩攷引入魯詩說然此事與左傳不合未可徵信且楚息之詩何得錄於王風乎

鄭

將仲子

毛傳仲子祭仲也

鄭箋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無踰我里喻無

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無害我兄弟也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

逸齋補傳鄭莊公克段之事論者多過其實非聖人以恕

待人之意獨將仲子之序與左氏合信乎詩序經聖

人之手而左氏之好惡果與聖人同也左氏稱姜氏
愛其叔段請京使居之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卒成
叔段之惡以致死亡所謂不勝其母而害其弟也段
既失道莊公爲兄當制其初乃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是莊公以路人視其弟豈得
爲賢父兄哉左氏曰齊鄭伯譏失教也所謂弟叔失
道而公弗制也祭仲始言都城過百雉爲國之害卒
言不如早爲之所毋使滋蔓公皆不能用所謂祭仲

諫而公弗聽也初不忍違其母制其弟末乃伐弟誓
母幾滅天理所謂小不忍以致大亂也以是數端責
鄭伯夫復何辭彼穀梁乃謂何甚乎鄭伯甚鄭伯處
心積慮成於殺也公羊乃謂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
立之而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使莊公能忍慮亦當
知飾詞以自解今乃直謂焉辟害又謂必自斃又謂
厚將崩親其發言似愚俗之人無所隱情亦足以見
其城府之不深矣使其果處心積慮成於殺弟果母

欲立之而已欲殺之則春秋當深貶之豈得猶稱鄭伯而詩序豈得謂之小不忍由是言之莊公亦不得爲大惡特以庸闇無識不能權利害之輕重舉措乖違故聖人以恕待之不然則一聞考叔之對遽然改過惡人安能爾耶然人患不知過知則當卽改乃猶告之悔似悔前日之舉以爲今無可奈何者此焉辟害必自斃厚將崩之一律也考叔爲闕地及泉之說姑隨其資識而開導之故少迂緩有所不服恤也○

言詩之義 卷六
三十一
誦將仲子之詩莊公胸臆之淺陋可以想見要之非
真惡人之胸臆也就使莊公初專於殺弟而詩人乃
出爲莊公設此矯飾之詞則此詩可刪去矣聖人存
之正以刺莊公第知小不忍而不知致大亂故以是
垂戒於萬世與左傳所謂譏失教之義同此所謂恕
以待人也

按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穀梁公羊何氏皆深
誅其心以爲大惡後之說此詩者遂違其意如

出一口呂東萊曰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蘇頲
濱曰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李
迂仲曰莊公畏父母諸兄人之多言故以大邑
封之俟其惡積之深而後誅之以免天下之議
也此皆所謂過其實者也至毛西河春秋克郟
傳直與舜之處象周公之處管蔡並論則又平
反失常非僅矯枉過正矣故唯逸齋此傳極爲
平允嚴氏詩緝曰春秋乃聖人褒貶之法變風

乃國人諷諫之辭此詩止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故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耳其持論最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較逸齋所駁詩人曲爲矯飾之說更進一解然謂左傳以爲譏失教詩序以爲小不忍皆責之輕則於克段之事初無恕詞也

羔裘

朱子詩序辨說

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爲言古以刺今

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攷耳

按詩無刺意辨說極是申培詩說鄭子皮卒子產思之追頌焉蓋本朱子此說而附會之者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產賦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豈子產作此詩以頌子皮而復賦之以美宣子歟必不然矣

羔裘補傳英飾也羔羊之詩言素絲五紕五緇五總三者

言言才身 卷六 三 个 二 月 五 日
皆裘之英飾故曰三英謂服是服者有德可觀所以
稱其三英之粲也

段昌武毛
詩集解

古者素絲以英裘蓋以素絲織爲組紉以

英飾裘縫也三者其數也

按毛傳三英三德也鄭箋以剛克柔克正直常
之此率合於三之數爲言者歐陽本義駁之故
後儒多不從其說然歐陽程朱以爲裘飾尙屬
臆度之辭至范氏段氏始據羔羊素絲三章證

釋之或謂英者裴衽山縫線之飾衽則後有三
故曰三英於義亦通

陳子龍
詩問略

義所難裁莫深於貴寵之際事所難處莫甚
於強大之間鄭之奢偪桓武以來亦難調矣其國疲
小則晉楚之事亦孔艱矣是不可姑息治而怯懦定
者猛獸有不探之威君子有不辱之色其之子之謂
乎

按臥子說自是子產身分

狡童

朱子詩
辨序說

昭公嘗爲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

使其君疾之如寇讐也况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
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
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公之爲人柔懦疎濶不可謂
狡卽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
似

嚴思恭詩

詩質疑

史記箕子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

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後
之說詩者援此以証鄭風之狡童爲刺昭公愚以爲
不然鄭風山有扶蘇狡童褻褻三詩皆爲昭公而作
山有扶蘇之序曰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其
詩曰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言昭公所美非美不見賢
人而見小人也旣以小人爲狡童則此篇狡童亦應
指小人一也狡童之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
事權臣擅命也其詩曰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

故使我不能餐兮子指昭公也既以昭公爲子又以昭公爲孩童屬文之體不應如是且詩人以昭公之故至於不能餐息忠愛之意宛然豈有以孩童目其君之理二也褻裳之序曰褻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其詩曰狂童之狂也且夫自祭仲逐忽立突突欲殺仲不克出奔忽歸於鄭爲高渠彌所弑子廩立而被殺祭仲復立子儀其後傅瑕弑子儀而復立突二十餘年中忽哭廩旋出旋入

旋立旋弑方且惴惴奔亡救死之不服而祭仲高渠
彌之屬專制國柄生殺在手置君如奕棋豈非所謂
狂童恣行乎襄裝之狂童不指突忽則此篇之狡童
亦不應指昭公三也詩所謂狡童卽昭公之所美非
美者是也彼狡童兮者嘆昭公之信彼狡童而不與
賢人圖事也其詞雖若與麥秀相類而意各有屬不
得以箕子爲証

按序以爲刺忽未見以忽爲狂童狡童也以忽爲

狂童狡童者毛鄭之失耳朱子之辨議論既極正大嚴氏之論剖析復極條暢則狂童狡童之非指忽也明矣然或以爲專指祭仲則亦不然仲在莊公時已爲卿且爲莊公娶鄧曼而生昭公當昭公卽位仲已老矣不應曰爲童也鄭風唯將仲子兮之仲子指祭仲至所謂狂童狡童蓋指忽所用之人而言不得專目祭仲也至左傳稱祭仲有寵於莊公所謂寵者信任顯榮之

意故楚靈王對申無宇自稱盜有寵也乃思菴
因此一字遂援錢澄之嬖倖之臣之說指祭仲
爲安陵龍陽之流以山有扶蘇之狡童當之謂
仲雖爲卿詩人醜其進身之始則附會失實矣
揚之水

嚴氏
詩緝

忽非無臣也臣非忠良雖有之如無之揚之水

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合諸侯唐風言晉昭不能制
沃此詩言忽不能制權臣皆興微弱也忽能用忠臣

言言才異卷六
良士則轉弱爲強矣

許氏詩集
傳名物鈔鄭君兄弟爭國日尋干戈民皆化之骨肉

相怨有兄弟之知義者人又從而誑惑離間之於是
百物而作此詩

按詩序云閔無臣也漢唐宋諸儒宗之朱子初
解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
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見呂氏詩
記則朱子固與序說同矣嚴氏援王風唐風爲

例論尤明確至許氏以爲兄弟自相保之辭正所以風諫其上說似異而旨亦同也

野有蔓草

韓詩外傳

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郊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

之見也

蘇氏詩集傳

鄭人困於亂政感蔓草之得零露以生而自

傷不及也故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思之而不可得然猶庶幾邂逅而見之以適我願故鄭伯享文子于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文子曰吾子之惠也意取此矣或曰有美一人婦人之謂也然則彼姝者子何以昇之亦婦人也哉

按此詩序云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

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蘇頌演詩集傳
古序但存首句余謂施之此詩尤宜蓋此詩自
是士君子期會之詩觀韓詩外傳孔子咏以晚
子路及左傳鄭享趙孟餞韓起兩賦此詩可見
乃鄭箋因後序男女失時云云遂謂蔓草有露
仲春之時牽合周禮仲春會男女之文爲說然
猶屬期望之辭至朱子則直以蔓草露零爲男
女苟合之地矣世嘗謂朱子好變毛鄭之說如

此詩之爲淫詩則爲後序者及毛鄭輩啟之也
○鄭風二十一篇唯東門之墀與溱洧爲淫詩
熊氏易林云東門之墀茹慮在阪禮義不行使
我心反劉向五經通義云鄭國有溱洧之水男
女聚會謳歌相感藝文類聚引薛君韓詩章句
云鄭俗三月上巳之辰溱洧水上招魂續魄乘
蘭載除不祥故時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蓋自
漢唐以來諸儒無異義徵之序說誠然然序特

以爲刺亂而朱子集傳直謂淫者所自作且於此二篇外如將仲子之刺莊公也遵大路風雨之思君子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擗兮狡童之刺忽也褻裳之思見正也丰之刺婚姻之道缺也子矜之刺學校不修也揚之水之閔無臣也野有蔓草之思遇時也共十四篇概以爲淫奔而斥之遂至後儒聚訟攻擊不已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於此數篇凡本古序爲論者仍

附錄於後學者可以知所折衷矣或曰鄭衛皆淫聲而鄭之淫詩少於衛孔子獨放鄭聲何也

曰放者其聲也非詩也子夏對文侯所謂宋鄭衛齊四音者皆淫於色而宋本無詩可知淫不主詩言矣楊升菴云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非謂鄭詩皆淫也此論得之或曰嚴華谷云聖筆所刪多矣言鄭聲淫者舉其大體

言之不繫今詩之多寡其說非歟曰孔子曾刪
詩與否本不可知何由知未刪以前鄭詩爲奚
若耶蓋列國之風唯鄭衛淫亂爲甚漢書地理
志云衛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
焉於鄭亦云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若皆歸咎於風土者而不知實教化陵夷之所
致也衛由於宣公帷薄之不修鄭由於忽突喪
儀兵爭之不息下民化之浸爲風俗而鄭聲尤

能令聽之者志靡心蕩流而不返孔子所爲獨
放之也